

文/ 歐陽亮

星宿爭霸戰

星座的變遷
(中篇)

四象分裂為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整合成四象？

大家常聽到的「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霸氣割據四方天空，各自下轄七個星宿，宛如神獸爭鋒傳說，不過古代真有這樣的故事嗎？它們是怎麼出現的？

其實四象的誕生並沒有想像中的神話那樣精彩，也許只是為了訂出四季或四方以利農耕而已。最初只有二象：青龍與白虎³⁴，其後發展成四象：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圖8）。不過要到東周才開始與二十八星宿產生關連³⁵，融合成四象二十八宿體系。然而這四象就是《尚書·堯典》所寫的四季星象嗎？跟二十八星宿又是什麼關係？以下依四象的原意來分別討論：

一、東方：蒼龍前六宿與龍相關，分別描述龍身之各個部位，例如角宿指龍角、亢宿指咽喉、心宿即龍心、尾宿即龍尾³⁶等。其中最易辨認的天蠍座心宿二古稱大火或大辰，即《堯典》所說的火。《左傳》襄公九年記載：「心為大火」。《左傳》昭公十七年孔穎達疏提到東漢李巡說：「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辰。」

二、南方：朱雀七宿的後四個星官在《天官書》中如此描述：「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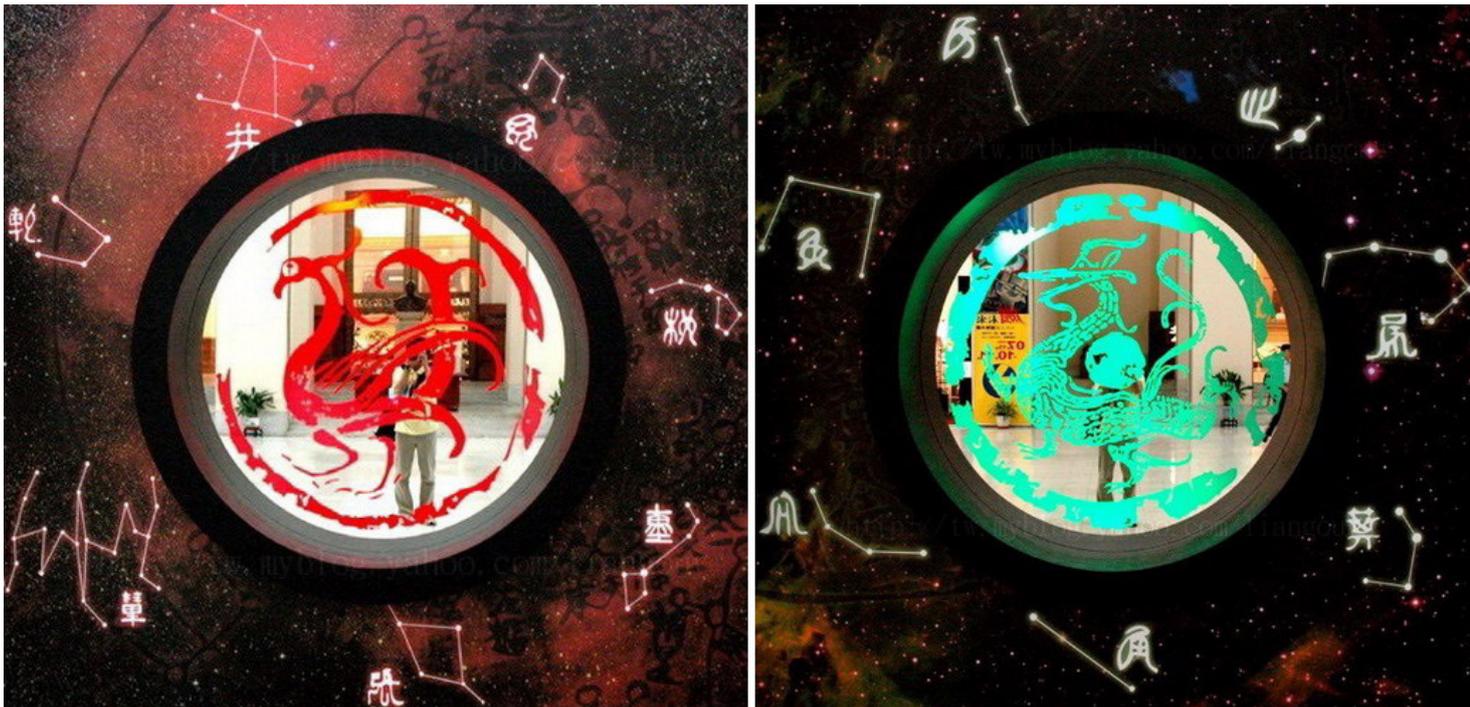


圖8 漢代瓦當上的四象：南方朱雀、東方蒼龍、北方玄武、西方白虎與其周圍的二十八星宿圖案。攝於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

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意即柳星張翼四宿代表了朱雀的鳥喙、鳥頸、嚙囊與翅膀，皆指鳥的身形。至於《堯典》的鳥星則是指象徵原始朱雀的星星或星群，後來才擴展成完整朱雀³⁷。由此可知，二十八星宿中至少有一部份是為了配合四象而設，出現時間應晚於四象。

三、西方：《史記·天官書》說「參為白虎…小三星隅置，曰觜，為虎首」，因此白虎頂多只包含參觜兩宿，即現在的獵戶座。在西安交通大學發現的**西漢墓葬壁畫**所繪的白虎則單指參宿³⁸。不過《史記·五帝本紀》則寫道：「日短，星昴，以正中冬。」【集解】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這裡的昴並非白虎的意思，只是說昴為白虎七宿的中央星座。孔安國為西漢初年人，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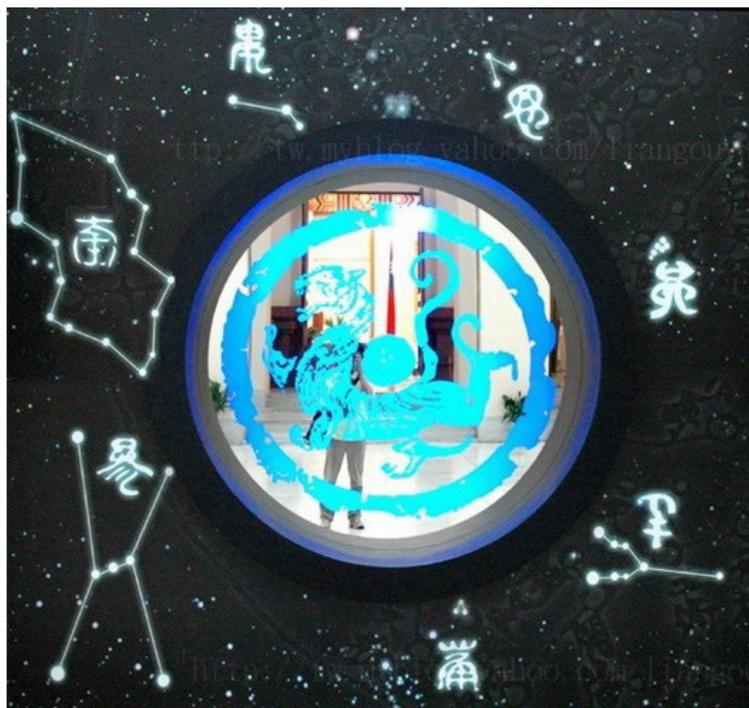
此可知西漢時的白虎已確定代表西方七宿。反推可得，在整合四象與二十八宿之東周時代或更早，獵戶座就有西方白虎之意。

四、北方：玄武是龜與蛇

交纏的形象，在西安交通大學的西漢壁畫是以虛危兩宿相連成龜形且中間繪一小蛇；陝西靖邊渠樹壕發現的東漢壁畫則將龜置於中央、蛇纏繞於虛危各星上（圖9）。但是有些更早的圖案卻畫為



圖9 北方玄武的墓葬壁畫，左為西漢（位於西安交通大學），右為東漢（陝西靖邊渠樹壕）



鹿³⁹，應該是歷經取代與轉化等過程才變成龜蛇。

由以上的轉變可知，四象很可能就是觀察四季的主要星象提升之後形成⁴⁰，後來其昏中星被記錄於《尚書·堯典》。不過二十八宿中，除了象徵四象本義的幾個星宿之外，其他各宿在早期依然保有原本形象與含意，我們可在上述之西漢與東漢墓葬壁畫中看到許多例子：東方七宿的箕宿並未被納入青龍尾巴；西方七宿的奎宿到觜宿圖案都和參宿白虎分開繪製（圖10）；南方七宿畫著齜牙咧嘴怒眼圓睜的鬼宿也不與朱雀合一（圖11）；北方七宿除了虛危兩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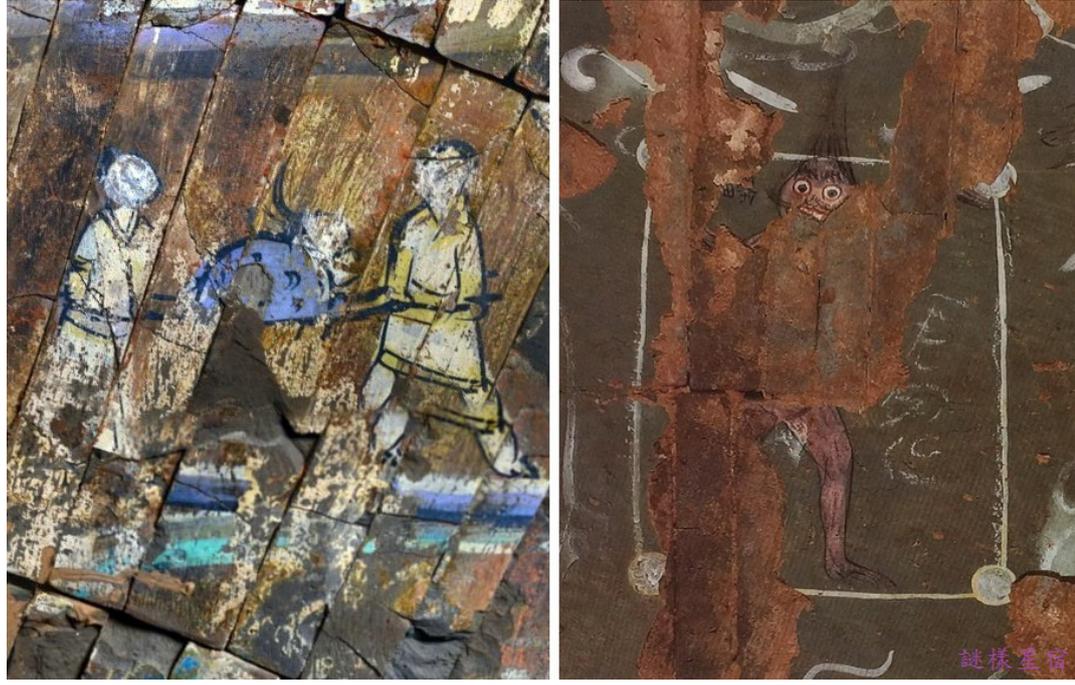


圖11 南方七宿的鬼宿並未與朱雀合一，左為西漢（位於西安交通大學），右為東漢（陝西靖邊渠樹塚）



圖10 西方七宿的奎宿到觜宿都跟參宿之白虎圖案分開繪製，上為西漢（位於西安交通大學），下為東漢（陝西靖邊渠樹塚）

宿體系，並一直影響到近代。然而早期《步天歌》編排是先描述二十八宿再寫三垣，但後人把三垣移到前面⁴⁷，於是導致三垣似乎比二十八宿還早出現的錯覺。《步天歌》還曾在末尾提到了五大行星，但因為它們運行不定，無法以圖像描述，所以被南宋鄭樵整合各版本時刪去了⁴⁸。

定紀後的叛變

定紀之後，歷代即使重新觀測，也大多保持相同星官與星數，盛唐高僧一行僅略為修改四個星宿位置就已經算是重大革新了⁴⁹，他還曾提過恆隱圈概況：「老人星下，環星燦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⁵⁰，可惜並未對星星做詳細測量與記錄。

到了宋代景祐年間，雖然表面上繼續保持三家星官體制、總

星官數與總星數⁵¹，但是各家星官數目與組成已出現變化。皇祐年間則改採步天歌體制來排列⁵²，不再區分三家星官了，總星數僅少了7星⁵³。

不過，在肉眼可見的幾千顆星星中，除了陳卓定紀的1400多顆之外，其他像是船尾座ζ（弧矢增二十二，2.2等）、天鵝座頭部β星（輦道增七，3等）這些明亮卻沒被編入任何星官的星星，難道都沒有人注意過？當然有。元代著名科學家郭守敬曾經測量全天恆星，著有《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新測無名諸星》等星表，前者應為傳統的三垣二十八宿，後者顯然是指傳統星座以外的未命名恆星，這是個劃時代的創舉，算是企圖突破定紀的一大進步，可惜未能流傳下來。明代有一本介紹阿拉伯天文曆法的書《七政推步》載有100多顆無名星，但現在已無法知

道是否源自於此⁵⁴。

相較於元代，明代可說是無甚作為，後期甚至變得更加混亂。這是因為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星圖，被徐光啓、李之藻等人在改曆時拿來參考並繪製新圖⁵⁵。《崇禎曆書·恆星曆指》曾提到「茫昧依稀，不成位座」或是「微渺難窺，匪器可測⁵⁶」的星則減少或捨棄，另外「舊圖未載，而體勢明晰、測量已定、經緯悉具者，一一增入」⁵⁷，稱之為增星⁵⁸，甚至將中原看不到的南天極附近西洋星座直接改名變身成中國星官⁵⁹，讓總星數增加到1800多顆⁶⁰。這些舉動都徹底打破了傳承千年以上的定紀傳統。還有部分微星「雖分明可見，而不在測數者，悉無增加，免致煩亂」。而望遠鏡雖然已經傳入，「若用以窺衆星，較多於平時不啻數十倍，而且光耀粲然界限井然也」，「可圖者止此，若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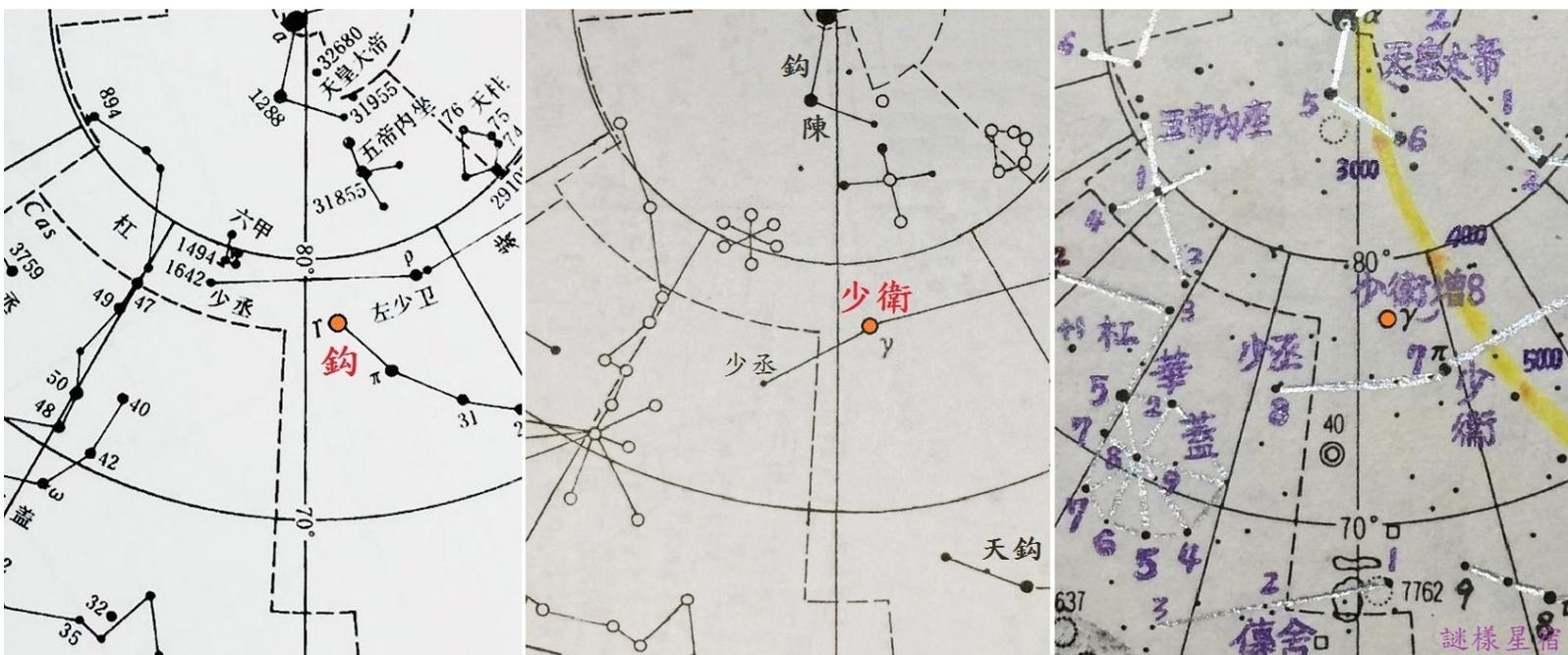


圖13 仙王座γ，在宋代為鉤（左：中國恆星觀測史），元代為少衛（中），清代則變成少衛增八（右：筆者繪）

仰觀，所見實無數也」，還好他不想在星圖上畫出來，因為這是一個遠比畫出肉眼可見恆星還要繁重太多的工程。另外因歲差的關係，徐光啓也更改了北極星，從紐星（北極五，或稱天樞）改為現在的勾陳一⁶¹，且一直沿用至今。

但是明末的徐光啓星圖與清代3000顆多星的《儀象考成》星表其實都沒有參考前代測量的數據，他們僅取傳統星圖大略形象再對照西洋星表，然後各自認定之⁶²，這讓後人陷於五里霧中，增添了中西對照的混亂局面。舉例來說，仙王座五角形頂點的3等星γ，在宋代星圖屬於鉤⁶³、元代則為紫微垣的少衛⁶⁴，到清代卻被當成無名星星，變成少衛附近的增星之一，新名字為少衛增八（圖13）。因此，目前常見的中國星圖其實是被大幅修改過的清代星官，僅能稱之為中國星名，不宜稱為中國傳統星官⁶⁵。

歷經三垣四象等星空勢力變化，幾千年來不斷增添的星座與星名，在明末西化的影響下，已讓傳統星象變樣或消失。然而時至今日，百年前的清代星官卻也逐漸被人遺忘，如果沒有「星座用西名、星星用中名」來稱呼的習慣，也許已經沒人知道這些古星象用詞了。這些只有身處地球才能看到的星座排列與運行現象，不知能否繼續散發獨特魅力，吸引未來好奇的人來釐清各種歷史謎團、將古天象記錄應用於現代天文，甚至發現古人創造過的浪漫情懷，藉此一窺古人眼中看到的天空是什麼樣子？

附註：

34.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頁42~43。

35.同上，頁59。

36.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306。

37.同上，頁314。

38.維啟坤《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墓葬壁畫二十八宿星圖考釋》，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0卷第3期，1991，頁244。

39.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320。

40.同上，頁320。

41.例如高魯的《星象統箋》（1933）以及網路上普遍可見的各種四象圖。

42.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313、315、319。

43.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頁59。

44.同上，頁175。

45.同上，頁146、148。

46.同上，頁181、182。

47.同上，頁184。

48.同上，頁184。

49.同上，頁197。

50.《舊唐書·天文志》上，為改曆與測量日影而遣人至交州（今越南境內）。

51.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頁258。

52.同上，頁338。

53.同上，頁298。

54.同上，頁380。

55.同上，頁568。

56.《治曆緣起》崇禎十年閏四月初一日奏疏。

57.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頁568。

58.見《崇禎曆書》恆星經緯表，但「增」字放在數字之後，清代《儀象考成》則將其改置於星名與數字之間。

59.潘鼎《中國恆星觀測史》，頁576。

60.同上，頁569。雖然曆書星表只有1300多顆，但《赤道南北兩總星圖》則繪了1800多顆。

61.同上，頁590。史記裡的勾陳原名為後句，句唸做ㄍㄨ，為勾的本體字，越王勾踐在史記中即寫為句踐。另外，勾陳也可寫為鈎陳。

62.同上，頁645。

63.同上，頁299。

64.同上，頁435。

65.同上，頁407。

歐陽亮：天文愛好者，曾獲2001年尊親天文獎第二等一行獎，擔任2009全球天文年特展解說員。

部落格：謎樣的二十八星宿
<http://blog.xuite.net/liangou/star>